

通俗的語文刊物

語文知識

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協會編輯

44

44
3
4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號

YWEN ZHSH



第44本目錄



大力推廣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	張奚若	1
什麼叫漢語規範化	葉聖陶	9
對文字改革提出三點建議	陳望道	14
大力推廣普通話	老舍	17

普通話和方言

廣東話方言詞彙〔一〕	劉 進	21
“四川方言詞彙”補〔二〕	A. P.	25
雲南方言詞彙	李福祿	28
《高玉寶》中的方言詞彙	徐承俊	31

說的和寫的

談看圖識字	辛 銘	32
關於批改作文的兩個問題	紀增華	34
一個句子的兩種分析	孫 方	39
一點說明	C. G.	40
怎樣說明因果關係	斯爾鑫	41
我怎樣進行選材和剪裁方法的教学	李 揚	43
同義詞〔五〕	葛 區	44
幾個虛詞的用法	賈正國	46

語文問題解答〔三則〕	C. G.	48
第12次語文測驗·第11次語文測驗的答案		38·50
語文消息〔三則〕		57

讀者的話〔九篇〕	范若愚等	51
告讀者	編委會	59

25.11
72.3
3.24

大力推廣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

教育部長 張 奚 若

(一)漢語規範化的重要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高度統一的國家，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和國防上，都已經實現了歷史上所沒有過的統一。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統一領導之下，正在為共同的目标——建設社會主義而奮鬥。隨着國民經濟的恢復、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決定和執行，各方面的建設事業和生產鬥爭正在迅速地開展。人民的生活有了重大的改變，交通往來和交際日益頻繁。在這樣的情勢之下，人民越來越感覺到使用一種可以到處通行的人人能夠接受的共同的語言也就是規範化的語言的需要，因為“語言既是交際的工具，同時也就是社會鬥爭和發展的工具”。漢民族佔我國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漢語是漢民族的語言，首先需要有一個統一的規範，也就是說，有一個標準。這是我國人民社會生活中間的一個迫切的重大的問題。

漢語是世界上最發達最重要的語言之一，並且是世界上說的人最多的語言。但是正由於說的人有五萬萬幾千萬之多，而我國幅員廣闊，長時期交通不便，加以幾千年來政治上、經濟上沒有真正的統一，所以方言的分歧情況相當複雜。有些比較嚴重的分歧，使甲乙兩地的人思想交流發生阻礙。這種情況往往造成工作上的困難，使工作或多或少受到損失。這種情況是跟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要求不相適應的，是對人民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非常不利的。

方言以外，漢族人民有沒有一種共同的語言呢？有的。這種語言早已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它的形成過程已經經歷了一段相當長的時期。

宋、元以來的白話文學使白話取得了書面語言的地位。元代的“中原音韻”通過戲曲推廣了北方語音。明、清兩代，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官話”隨着政治的力量和白話文學的力量傳播到各地，幾百年來這種“官話”在人民中立下根基，逐漸形成現代全國人民所公認的“普通話”（“普通”在這裏是普遍、共同的意思，而不是平

00279

0408

常、普普通通的意思)。五四運動以來，新文學作家拋棄了傳統的文言，一致採用“白話”寫作，學校教科書和報紙也開始採用白話，這樣就大大地發展了歷史上原有的北方“官話”，加進了許多其他方言的有用的成份和必要的外來語成份，迅速地促進了普通話的提高和普及。現代交通的發展和人民革命鬥爭的發展在普通話的傳播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革命的武裝隊伍走向各個農村、各個城市，到處跟人民羣眾親密團結，生活在一起，一面學習普通話，一面就傳播普通話。這個傳播的作用在人民解放戰爭中推廣到了全中國的每個角落。

根據以上簡略的敘述，可見地域方言雖然存在，但是由方言口語發展而來的共同的語言已經逐漸形成了。

這種事實上已經逐漸形成的漢民族共同語是什麼呢？這就是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

很久以來，漢族人民就感到普遍使用這種共同的語言的需要，更希望這種共同的語言能夠進一步規範化，使學習和使用都有個明確的準則。只是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反動統治的壓抑之下，這種共同的語言的進一步規範化和普遍使用，都是沒法子徹底解決的問題。中間雖然曾經有過“切音”、“官話字母”等拼音文字在南北試行，但是不過提倡一時，終於遭到挫折而消滅。又曾經有過“國語運動”，在漢語規範化的進程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成就終究不大。

解放以後，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人民作了新中國的主人，人民民主專政為普遍使用共同的語言創造了有利的條件，給了有力的保證。全國範圍的經濟建設和文化教育的迅速發展，全國範圍的徵兵制度的實施，更將加速漢語統一的過程。在這樣新的情形之下，提出漢語規範化的問題，提出推行規範化的漢語的問題，就一定能夠得到圓滿的解決。

漢語規範化問題在科學界和教育界曾經進行過並且還在繼續進行着深入的研究，反覆的討論，熱烈的爭辯。許多人寫了論文，發表了意見，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和教育部還召開了有關這個問題的座談會。到現在，大多數人士已經有了共同的認識：漢語作為整個語言（包括語法和詞彙）來說，它的規範應當以經過文學語言（書面語言）加工了的北方話為基礎；漢語的發音，應當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這兩點都是歷史演變的自然結果。事實上，我們現在不能離開已經在全國流行的“白話”另外去尋找漢語的規範，也不能在北京語音以

外去創造一種漢語正音的人工的標準。廣播電台上每天說的話，就是這種普通話——用北京語音說的全國流行的普通話。大家也都同意，應該廣泛地有系統地推廣這種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漢民族共同語。為簡便起見，這種民族共同語也可以就叫普通話。

為了適應全國人民的要求，加強全國人民的團結，提高全國人民的文化，為了適應社會主義建設的要求，保證第一個五年計劃和以後經濟建設計劃的完成，應該大力推廣普通話的教學和擴大它的傳播，這是一個嚴肅的政治任務。

(二)推廣北京語音是推廣漢民族共同語的重要環節

語音是語言的物質材料，詞和語句都要用人嘴裏發出的語音來表達。漢語方言的分歧，嚴重地表現在語音上，不但幾個大方言區之間差別很大，就是一省之內，相鄰的市縣也常常有不同的發音。方言對思想交流的阻礙，比方言中的語法、詞彙嚴重得多。我們要推廣普通話，推廣北京語音是最重要的一个環節。我們首先要在这一个環節上大力展開工作。

我國文字改革已經有了明確的方向和目標。毛澤東主席在一九五一年指示我們：“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文字拼音化需要做許多準備工作，而統一語音是許多準備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項，推廣北京語音可以為文字拼音化鋪平道路。

當然，這並不是說，普通話的教學和傳播可以只偏重語音，語法和詞彙可以不顧。語法和詞彙在規範化方面也有好些問題，需要深入研究；而且語音發得不錯了，要是用的是方言中特殊的語法、特殊的詞，別地方人還是不能了解。這就是說，推廣民族共同語決不能只顧語音一方面，必須兼顧語音、語法、詞彙三方面，這三方面合成的整體才是民族共同語。不過語法和詞彙的規範可以依靠書面語言來廣泛地影響羣眾。在這個方面，我國現代的著作家、文學家、語文工作者、新聞出版工作者正在作巨大的努力，並且開始得到成績。因此，雖然書面語言的規範化還是一個艱鉅的任務，但是究竟已經有了統一的基礎。社會上對這個問題也已經比較重視。許多人都在學習語法和修辭，他們在

寫作的時候已經習慣於文字上的推敲。在學校的語文教學方面，也已經開始了重大的改變，漢語語法的教學正在逐步取得它應有的地位。這就是說，語法和詞彙的規範已經有了可能通過書面語言的教學和傳播逐步地深入人心。至於語音，卻跟語法和詞彙不同。語音的規範不能靠書面建立起來，因為我們所用的漢字不是拼音文字。同樣一篇文章，甲乙兩地的人都能看得懂，可是如果用方言唸出來，就可能彼此不甚了了，甚至完全不懂。因此，為了實現語音的規範化，我們首先要從口頭語言中大力推廣北京語音。無論在學校的語言教學方面，或者是其他社會生活方面，我們都要提倡學習北京語音。我的報告的重點也放在推廣北京語音的教學和傳播方面。由於文化事業的發展，學習北京語音現在比以前要方便多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員每天播送出來的語音，電影演員、話劇演員在銀幕上、舞台上發出來的語音，都是北京語音的實際例子。我們號召大家學習這種語音，訓練自己的口耳，逐漸做到能聽，能唸，能說。我們不難設想，要是絕大多數人都做到能聽，能唸，能說，那對我們進行的光榮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將有多麼大的好處。

(三)推廣北京語音的方針、步驟和措施

漢語方音差別很大，距離北京語音或近或遠。我們推廣北京語音，不能期望各地齊足並進，也不應有一蹴而致的急躁情緒。我們主張按照各個方言地區的語音情況，按照學習條件的便利不便利，採取“重點推行，逐步普及”的方針，展開推廣的工作。

語音不能憑漢字來教學，必須使用拼音字母，作為正音的工具。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漢語拼音文字方案草案沒有發表以前，我們就暫用注音字母。注音字母經過速成識字教育中的應用，廣大羣眾對它比較熟悉。在目前階段，用它來注音、正音，對教學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對學的人說，首先只要求他學會注音字母，能把注音字母當作“正音拐棍”，依照注音（課本、讀物、字典、字彙或字表上的注音）讀出聲、韻、調，一般準確。這是必要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才能逐漸養成聽音和辨音的能力，使耳朵熟悉北京語音的聲、韻、調，聽得懂別人的

讀書和講話。在這個基礎上，才能掌握一定數量的字的北京語音，逐漸運用到自己的語言中去。

對教的人說，要求當然要高些。除了發音準確以外，還要求儘可能掌握較有系統的語音知識，懂得北京語音跟方音的對應比較。方音的哪一類音，在北京語音裏發哪一類音，這裏頭是有規律的。學的人掌握了這些規律，就不必一個一個音死學，而且正音也比較容易。各地的方音跟北京語音的對應比較各不相同，各各找出規律來，得靠方言調查和科學研究，那是語言工作者的事。但是教語音的人必須掌握本地的方音跟北京語音的對應比較，因為這樣才容易指導本地人學會北京語音。同樣是教語音的人，我們也不作同等的要求。譬如師範學校教語音的教師，我們對他們的要求就要比較高些，因為他們是教師的教師。他們應該掌握北京語音的一切規律，熟悉各種變化，誦讀和講話十分自如。或高或低的要求不可能一下子就達到，我們必須積極準備條件，期能從早做到。

適應社會主義建設的要求，適應全國人民的要求，我們應當積極推廣普通話的教學，擴大它的傳播，要在全國掀起學習北京語音的熱潮。推行必須結合實際，採用多種多樣的辦法，其中重要的一項是盡量利用廣播。在課堂裏教，聽的人至多幾百人、千把人，在廣播電台教，聽的人就可以多到無量數。廣播電台一定要為這件大事盡力，擔任羣眾的語音教師。凡是不參加固定的學習組織的，都可以從廣播方面學習。現在工業迅速地發展，農業合作化運動普遍地展開，為了改進技術，提高生產，工農業餘教育必須努力加強。推廣北京語音的工作應該在可能條件下跟這些工作結合起來。

小學和中學應該首先用北京語音教學。在不久的將來全國是要實行普及義務教育的。我們應該充分利用小學和中學，使普通話隨着教育事業的普及而普及，使新生一代都能受到語音訓練，學會講普通話。小學階段是學習語音最好的時期，兒童在教師和成人有意識有計劃的教學和影響之下，能很快地學得很好。中學學生年齡漸大，可以接受一些系統的語音知識，結合語言實踐，矯正發音。這兩個階段是教學語音最理想的時期，所以小學和中學是推廣工作的重要陣地。先在語文科使用，逐漸普及到其他各科。我們已經定出訓練在聽語文教師的

办法。語文教師受了訓練，不但教學生，還可以幫助同校的其他教師。其他教師熱切期望學會北京語音，有了幫助，就不難逐漸學會。這樣，就有希望做到各科課堂教學，師生都用北京語音。當然，早就學會了北京語音的教師儘可以先用。豈但小學和中學，將來的遠景應該是各級各類學校的各科課堂教學，師生都用北京語音。豈但課堂以內，課堂以外的各項活動，彼此交際，難道不應該都用北京語音嗎？孟子所說“置之莊嶽之間”的話頗有道理。有了這樣的環境，無論教師和學生，熟悉和使用北京語音就不成什麼問題了。

中等師範學校培養小學教師，高等師範學校培養中學教師，師範生的語音直接影響他們將來的學生，關係到他們將來的學生對課業的了解，所以師範學校也是推廣工作的重要陣地。推廣的次第跟小學和中學相同，先是語文科，逐漸普及到其他各科。師範生畢業以後，決不限於在本鄉本土擔任教師，如果滿口方言方音，即使有滿腔的服務熱誠，工作也很難做好，他們的學生也就太吃虧了。而且，受影響的豈止他們的學生！最近教育部通知各省、市舉辦小學語文教師語音訓練班，就有江蘇省無錫師範學校的一個畢業生寫一篇文章登在《語文知識》上，根據他的實際經驗對語音訓練班表示擁護。他的文章裏說：“在實習完畢後總結的時候，許多同學都後悔自己在平時不該不認真學好普通話以致影響了課堂教學。現在，我校四百名本屆畢業生，有一百五十七名被分派到蘇北徐州、揚州、淮陰三個專區去工作，大家都在認真學習注音符號和普通話，因為我們知道：如果不學好普通話根本無法上課（蘇北小朋友一句也听不懂蘇南的方言），這就要影響國家建設人材的培養，也就要影響社會主義建設。”這幾句話應該引起教育行政部門和師範學校的注意，也應該引起在職教師的注意。為了配合首先在小學和中學推廣北京語音，我們主張讓即將畢業而沒有受過語音訓練的師範生補課。

推廣北京語音，要從以下幾項展開工作。

（一）訓練師資。要推廣普通話，各地必須抓緊訓練師資這個關鍵。教育部已經作出決定，從一九五五年秋季起分批訓練全國小學的語文教師，使能擔任小學的北京語音教學。現在小學語文教師語音訓練班已經有不少省、市办起來了。沒有办的也在準備办。但是應當指出，許多省、市對這一工作的重大意義是認識不夠的。教育部對各省市也

沒有給予具體的指導，進行嚴格的檢查。這是錯誤的，必須加以糾正。在最近的將來，我們還要在各省、市開辦中學和師範學校語文教師語音訓練班。我們還計劃在北京開辦北京語音研究班，培養骨幹人材，以便分往各地推動工作，兼作方言調查工作。除此以外，全國各級師範學校要在“漢語”課內加強正音的教學。將在一九五六年畢業的師範生（在高等師範學校是指中國語文系、科的学生）沒有受過正音訓練的，必須在畢業以前補習。這樣，師範畢業生不用再加訓練，就可以擔任教學。

（二）廣播電台設置北京語音講座。各省、市教育行政部門跟各地人民廣播電台合作，在廣播節目內經常設置北京語音講座，便利小學、中學語文教師的溫習和進修，也便利其他教師和一般人的學習。內容除講授北京語音的規律以外，應該特別注意本地方音跟北京語音的對應比較，指出學習北京語音和改掉方音的有效方法。也可以按照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俄語講習班的辦法，組織聽眾，系統地進行教學。此外還可以把小學、中學的語文課本或者選擇一些文學作品，按北京語音廣播朗讀並灌製唱片，以便聽眾跟着學習。

（三）編製圖書、教具。從速編印“正音字典”（較詳備的）、“正音字彙”、“正音字表”（只收最常用的字）和“普通話詞彙”（逐詞注音），作為教學和个人自修的依據。此外輔助教學的教材如“廣播材料”、“注音讀物”等，教具如掛圖、留聲片等，也都要相應地及時編製。

（四）開始教學。從一九五六年秋季起，小學一年級結合“語文”課，初級中學一年級結合“漢語”課，教學北京語音。其餘各年級也應該設法在語文課內補習注音字母，並結合“語文”課或“文學”課的生詞教學和朗讀練習，在語言實踐中應用。

（五）重點試驗，總結經驗。在小學、中學開始北京語音教學的同時，我們要分別地區，選擇一些重點學校，試驗一些教學方法，創造經驗，總結經驗，以便作進一步的研究，把優良的教學法向全國推廣介紹。

（六）制定獎勵辦法。對於推廣普通話有顯著效果的，學習普通話有優良成績的，制定辦法分別給予獎勵。

（七）普遍展開宣傳。推廣北京語音的工作開始，我們要展開宣傳，由報社、雜誌社、出版社、電台組織稿件，說明方音紛歧對祖國建設的妨害，講明推廣北京語音的意義，研究語文教學中的正音方法，介紹

優良的教學經驗，或者系統地淺明地介紹語音知識。總之，我們要使大家重視這件大事，有徹底的了解；我們要从思想上動員，打破懷疑、畏難等種種顧慮，用科學原理說明正音教學是必要的而且能够收效的，北京語音是容易學會的。

為了展開工作，教育部已經設置了專管推廣普通話的機構。各省、市教育廳、局要設置專職幹部管這件事。各縣文教科也要把這件事管起來，有關語言專業的問題可以跟當地小學、中學和師範學校的優秀的語文教師聯系。有了專管的人員，就要結合具體情況擬訂推廣普通話的計劃。

(四)推廣普通話的教學，擴大它的傳播，是一個

嚴肅的政治任務

前邊說過，普通話不僅是語音，還有語法和詞彙兩方面。因為統一語音的任務最迫切也最困難，所以我們特別注意語音方面；但是，這並不是說語法和詞彙兩方面已經沒有問題，再不用研究，再不用進一步規範化。這兩方面問題還很多，必須深入研究，建立明確的規範，才能使大家學習和使用都有準則，思想交流毫無障礙。

推廣普通話的教學，擴大它的傳播，是一件大事。為了適應廣大人民的迫切要求，中央已經決定大力展開這個工作。這個工作是艱鉅的。但是我們的信心很強；因為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之下，發動羣眾，依靠羣眾，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我們熱切地希望語文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新聞出版工作者和其他文化工作者積極地行動起來；我們希望文學作家用自己的作品支持這個工作，一部人人喜愛的作品，要是用規範化的語言寫出來，那影響就太大了。教普通話是一個嚴肅的政治任務，教師們要担起這個光榮的任務，要努力提高自己的語言修養，要克服一切教學上的困難，發揮積極性和創造性，研究有效的教學方法，使學的人學好普通話，學好民族共同語。學普通話也是一個嚴肅的政治任務，我們希望學的人都能認識到這一點。教普通話，學普通話，都是為了祖國更進一步的統一和發展，為了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光榮偉大的事業。如果大家都能有這樣一個共同認識，我們的工作就一定能成功。

(原載1955年11月18日《人民日報》)

什麼叫漢語規範化

• 葉聖陶 •

漢語規範化，這個話還沒有普遍熟悉。我想淺顯地說一說什麼叫漢語規範化。

先說規範化。這就是定個標準的意思。就拿最近召開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中討論的漢字簡化方案做例子。漢字簡化方案選了些簡化字，這些簡化字通過和公布以後，就作為標準，在印刷物上一致使用。無論是誰，只要他要求寫下來的字合乎標準，就得照公布的字體寫。漢字簡化方案為簡化字定個標準，這樣就叫規範化。

再說漢語規範化。漢語是漢族人民的語言。歷來的音韻學家、訓詁學家、文字學家，現代的語言學家，都證明漢語是個整體，為漢族人民所共同使用。只因人口眾多，居住地區廣闊，方言分歧的情形相當複雜，可是，分歧儘管分歧，离合變化決不超出漢語整個體系的範圍。一個人住在本鄉本土，交往的全是些本地人，使用方言儘夠跟人家交流思想，在一切活動中調整共同工作了。要是來一個別地的人，彼此方言的差別比較大，或者到方言的差別比較大的別地去，方言就不濟事了。這只有兩個辦法解決。一個辦法是學會來的那個人的方言，學會所到的那個地方的方言。另一個辦法是彼此不用方言，使用一種共同的語言來交流思想，在一切活動中調整共同工作。現在提出的漢語規範化就是後一個辦法。以一種語言為標準，共同學會它，共同使用它，那就碰到什麼地方的人都成，到什麼地方去都成，一邊說，一邊聽，心心相通，毫無阻礙。漢語規範化就是要做到這樣。

很久以來，這種共同語已經逐漸形成，就是普通話。跟本地人，在本鄉本土，說從小學會的方言，碰到別地的人，到了別地，就說普通話，這不是一般的情形嗎？當然，沒學過普通話的沒法說，只要有點兒會，就是勉強也要說一說。誰說話都不肯出門不認貨，說出去總望聽話的對方了解，這是社會生活中的必然要求。

由於實際需要而學普通話，各人的成績並不一樣。有的人學得

好，說出來很够標準，有的人學得差，也許一輩子只能勉強對付。大家的學習是自發的，又沒有訓練班講習班之類可以報名參加，程度參差不齊是當然的。換句話說，說得好的，說得差的，都自以為說的普通話，實際上却大有出入。這就使人們有這麼一種觀念，以為普通話是一種南腔北調七拼八湊的語言，是一種沒有什麼方言做基礎的語言。這種觀念並不正確。語言學家根據一連串的歷史事實告訴我們，普通話的形成是以北方話為基礎的。

目前全國人民正在齊心協力做建設社會主義的大事業。對共同語的需要，自古以來，再沒有目前這樣迫切了。由於語言的障礙而妨害工作的事例，誰都舉得出一大串，我不再說。只要想一想，語言的障礙妨害着工作，而工作呢，無論哪一項全是一環套一環的大事業中的一環，試問語言的障礙還能讓它存在嗎？不能，當然不能。對共同語的需要是從這樣的意義上出發的，我們必須明確地認識。有了這樣的認識，就知道甲地或乙地的方言固然沒資格做共同語，就是普通話，因為它是長時期中逐漸形成的，使用它的人說起來又彼此有出入，也還要進一步規範化才能成為切合目前需要的共同語。因此，我們可以說，漢語規範化就是普通話的規範化。給普通話定些標準，共同學會它，共同使用它，收到有利於大事業的效果：這就是漢語規範化這項工作的任務和目的。

任何語言都有語音、詞彙、語法三個方面。普通話作為共同語，以什麼語音為標準呢？

說到這裏，必須提到漢語方言的分歧，語音方面最厲害。同樣一番話，用漢字寫在紙上，各地的人都看得懂，可是，方音差別比較大的兩個人各用自己的方音唸出來，就可能彼此不大明白，甚至完全不懂。這種經驗我們有的是。可見不要共同語便罷，你要共同語，就非有標準音不可。彼此用標準音說出來，才能彼此聽明白。

標準音不能憑人工創造，這不用說。也不能拼湊。要是“天”用西安語音，“錢”用廣州語音，“魚”用蘇州語音，“雨”用昆明語音，這樣拼湊太麻煩了。就是不怕麻煩拼湊起來，這套語音誰聽得懂？而且，請誰

來當教師示範呢？其實拼湊也就是憑人工創造。

因此，標準音必須是一個地方的語音，採用某一個地方的語音就得整套採用。在一個地方，“天”怎麼說，“錢”就怎麼說，“魚”怎麼說，“雨”就怎麼說，這裏頭是有系統的，完全按照它的系統，學起來說起來都方便。

說普通話的人向來都學北京語音，學得準確不準確是另一回事，總之，這個辦法是合乎以一個地方的語音為標準音的原則的。當初為什麼不學天津或是保定的語音而學北京語音，當然由於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種種關係。我們現在要定一種標準音，不能違反以一個地方的語音為標準音的原則。那末，哪處地方呢？還是北京。全國人民心嚮北京，提起天安門，提起毛主席，誰的眼前都發亮，北京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吸引全國人民的心，北京語音不該定為我們的標準音嗎？何況向來說普通話就用北京語音，繼承下來，是最為順當的事情。

說到這裏，可見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並不是新事情，而是肯定既成事實。就規範化的意義上說，只是指出個明確的目標，希望大家努力學會北京語音，要按有效的方法學，在語言實踐中逐漸達到準確和熟練——听人家說，自己口頭說，都熟練，都準確，如此而已。

學一種語音，除了利用標音符號以外，最好能夠口耳授受。教的人發出準確的音，學的人听了，學着發，起初不準確，不熟練，後來听的能力加強，口的活動能夠適應，逐漸達到準確和熟練。這一段工夫叫正音。我們學任何外國語，都有正音課。現在各地的人要學會北京語音，也得好好地正音。以前各地說普通話的人沒受過正規的正音訓練。語言環境好，自己又肯用心練習的，他的發音很夠標準。語言環境不好，自己又不肯用心，只是依稀彷彿地學一學的，那就可能距離標準很遠，可是他也自以為這就是北京語音。今後大家認真正音，就不會有這種參差不齊的情形了。

一個地方的方音跟北京語音的差別並不是漫無規律的。譬如按蘇州的方音，“安”“寒”“看”“幹”一類音跟北京語音中的“安”“寒”“看”“幹”一類音不同，不同在各個音的下半截。蘇州的“安”跟北京的“安”，

苏州的“寒”跟北京的“寒”……一一对应的音的不同情形是一致的。这就是一条规律。苏州人掌握了这条规律，只要在这一类音裏学会几个北京语音——例如前边举出的几个，同类的音——例如“欢”“盘”“乱”“满”就可以类推，不致错误。掌握了规律就省事得多，用不着一个音一个音死记死练了。

就一个地方的方音说，类似前边所说的规律不止一条。就各地的方音说，跟北京语音差别的情形，彼此并不一致。这样看来，掌握规律似乎是很麻烦的事。其实不然。苏州人和熟悉苏州的人都可以证明：苏州人要把“安”“寒”一类音改成北京语音是并不困难的，前边所说的那条规律是自然而然会在语言实践中领会的。其他地方情形也如此。何况研究语音的人在找出这些规律，教语音的人又必然教这些规律，因而任何地方的人学习北京语音，都不难掌握这些规律。

光是发音发准了，还不一定是普通話。譬如苏州人把“格搭”（这裏）“歸搭”（那裏）按北京语音发音发得极端准确，但是别地的人听不懂，苏州人也听不懂。这是詞彙的問題。“格搭”“歸搭”是苏州方言的詞，不是普通話的詞，所以发准了北京语音也不济事。苏州人要說普通話，必須按北京语音說“这裏”“那裏”才成。

又如“大夫”，是北京方言的詞，“郎中”，是苏州方言的詞（这两个詞都指医生），对其他地方的人說“大夫”，說“郎中”，他們不知道是什麼，可是說“医生”大家都懂，可見“医生”才是普通話的詞。就漢語的詞彙方面說，这样的情形很不少。現在要講規範化，無論說話寫文章，最好全用普通話的詞。要是有一本比較完備的詞典，哪些詞是普通話的詞，哪些詞是方言的詞，都根据精密研究的結果注在上头，那就很方便。可惜現在还没有这样的詞典。没有这样的詞典不要紧，因为我們說話寫文章，或是自觉或是不自觉，也在那裏做辨別和选择的工夫，只要不自觉的变为自觉，自觉的更加自觉，就促進了規範化的过程。大家的辨別和选择为詞典家打下基礎，詞典家研究起來就比較容易得到精密的結果，他們編成的詞典就可以成为比較確切的標準。

方言的詞也可以轉化成普通話的詞。譬如某地的方言裏有一个

詞，它有很好的表達力量，各地的人都喜歡使用它，尤其是寫一般文章和文學作品的人都喜歡使用它，它就有資格轉化成普通話的詞。豈但方言的詞如此，文言的詞和外來的詞也一樣。普通話的詞彙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豐富起來的。

還有一種情形，那並不是方言跟普通話差別的問題。由於用詞的時候不注意，隨便用，這就造成用詞的混亂。現在要講規範化，這種情形非糾正不可。經常查詞典是一個糾正的方法，可是尤其重要的是大家在語言實踐中自覺地辨明每一個詞的意義，它可以用在什麼場合，它不能用在什麼場合，都仔細辨明，然後恰當地使用它。這樣，不是很麻煩嗎？麻煩當然有點兒麻煩，可是為了漢語規範化，為了把自己的思想確切地表達出來，誰都不應該怕這個麻煩。

現在再說語法方面。據語法學家說，各地的方言之間，方言跟普通話之間，語法的差別並不大。微小的差別當然有，譬如普通話說“要吃飯嗎？”“要看戲嗎？”蘇州人說“阿要吃飯？”“阿要看戲？”這就是語法的差別。可是蘇州人說普通話，決不會把“阿要吃飯？”“阿要看戲？”發了北京語音就算，一定會把“阿要……”的格式改成“要……嗎”的格式。因為學北京語音不能脫離了語言實踐孤立地學，在學北京語音的同時，蘇州人也把“要……嗎”的格式學會了。

那末語法方面的問題是什麼呢？找出漢語語法的規律，明確地簡要地說明這些規律，使本來能夠運用語法的羣眾（要是不能運用語法，說出來的話就沒人能懂）自覺地掌握這些規律，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換句話說，就是需要一本切合漢語實際的語法書，作為大家學習語法的標準。這是語法方面急需的規範化的工作。語法學家為滿足羣眾的要求，一定能夠從早完成這個任務。

到這裏，什麼叫漢語規範化的各方面大致都說了。

漢語規範化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三年五載的事。可是，誰都使用語言，誰都跟這件事有密切關係，只要大家明白我們需要一種共同語的重大意義，漢語規範化的工作一定會在不太長的時期內完成。

（原載1955年10月28日《人民日報》）

对文字改革提出三點建議

——在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的發言——

復旦大學校長 陳 望 道

文字改革運動是中國近代史開始不久就開始的。文字改革運動，在歷史上，是一個浪潮比一個浪潮更加高漲的。今天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可以說是從有文字改革運動以來最高漲的一個浪潮；它是過去六十多年來文字改革運動的總結，也是文字改革運動的理想成為現實的開端。過去六十多年來，進步的知識分子和覺醒了的勞動人民，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文字改革的要求和文字改革的方案，可是都沒有能夠達到最後的成功。沒有成功的原因何在呢？是不是由於方案的不夠成熟呢？不是的。方案的技術缺點是可以改進的，這不會成為阻礙改革的主要原因。阻礙改革的主要原因是過去統治者的反動和落後，他們懼怕文字改革，懼怕廣大勞動人民掌握文化武器。

今天的情形完全不同了。中國已經解放，實現了多少年來人民所希望的統一，勞動人民已經做了國家的主人。阻礙文字改革的政治原因已經去除了。在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合作化的迅速發展當中，勞動人民迫切地要求學習文字和文化。漢字的學習和使用上的困難，跟社會主義經濟和文化建設之間的矛盾，已經很突出。我們今天的情況是，既有文字改革的迫切要求，又有文字改革的實現條件，因此，文字改革不再是理想，而將成為事實，這是毫無疑義的。過去多少文字改革運動者長期不能實現的願望，在社會主義時代將得到實現。

漢字簡化方案是我們第一次可以慶賀的收穫。接着，我們在漢民族共同語的推廣工作上將要得到更大的收穫。此外，我們還將有最偉大的一次收穫到來，那就是我們大家最殷切地盼望着的漢語拼音文字的實現。只要我們大家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努力，一次接着一次的勝利

一定会到来。

为了保证文字改革的勝利，我提出幾點当前应当進行的工作的具体建議：

第一，我們要注重宣傳工作和研究工作。我們要為文字改革作更廣泛、更有力的宣傳，把這種宣傳工作看作重要的政治任務。我們希望報紙、雜誌多發表一些關於文字改革的評論和文章。我們希望文字改革委員會和教育部把全國文字改革會議的文件編印成小冊子，並且編輯簡明扼要的學習提綱，分發給各地學校、文教機構和人民團體，發動廣泛的學習和宣傳。宣傳是保證文字改革成功的必要的工作，我們應當特別重視。

跟宣傳工作相配合，我們應當動員各種研究力量，首先是有關的高等學校和科學研究機構，進行文字改革的理論和技術的研究和試驗。文字改革是一件羣眾性的工作，也是一件學術性的工作，它應當通過研究和試驗來提高。

第二，為了提高普通話的教學效率，在留聲機唱片等聽覺教育工具之外，我們需要一種現代的、科學的拼音方案。這種拼音方案最好除了拼寫普通話以外，還有拼寫方音的補充規定，便利方音跟北京音對照學習。我們希望文字改革委員會早日擬訂出這樣的漢語拼音方案，首先作為普通話的教學工具，不作為正式拼音文字。我們希望教育部規定在有條件的各級學校裏設置“普通話”課程，直接運用拼音工具來進行普通話的教學。

漢字教學應當用同一種拼音工具在字旁注音。字旁注音是學習漢字的很好辦法，可是，對於推廣普通話來說，僅僅依靠字旁注音是不夠的。對於已經認識漢字的人們，要離開漢字，運用拼音工具，才能在普通話的學習中避免受到已經習慣的漢字方言讀音的影響。對於初學文字的人們，也要離開漢字，運用拼音工具，才能在普通話的學習中避免漢字學習進度緩慢的限制。例如，依靠字旁注音的漢字來學習普通話，小學生第一堂課只能學到“開學了”這樣一句簡單句子；直接運用拼音工具來學習普通話，在認識字母和練習發音以後，第一堂課就可以